

文化批判

4月 1928

請看中國的 Don Quixote 底亂舞 李 初 梨

關於精神的生產底一考察 朱 鏡 我

辯證法的唯物論（續） 李 鐵 聲

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着自己？ 馮 乃 超

“除掉”魯迅的“除草” 彭 康

最近國際政治情勢（續） 馬 公 越

什麼是辯證法的唯物論？ 洪 濤

悲劇的武士（散文） 龔 冰 廬

皮那人自殺了（劇） 馮 乃 超

投 稿 規 約

1. 凡投稿本刊，無論創作，論文，介紹，以及雜纂，一律歡迎。
2. 來稿須繕寫清楚。
3. 本刊編輯對於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務乞註明。
4. 來稿不登者當一概退回。
5. 來稿登取者，斟備稿費如下：
 - A 創作
 - a 散文每千字二元以上。
 - b 詩每千字三元以上。
 - B 論文每千字二元以上。
 - C 介紹每千字一元半以上。
 - D 翻譯及雜文每千字一元以上。

(附白：以上所云字數，空格概不除外。)
6. 來稿務須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不願受酬者，亦望註明。
7. 來稿寄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四十一號創造社出版部轉交。

文化批判第四號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丁 愷

出版者 創造社出版部

總發行所 創造社出版部
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

定價 每冊二角八分，半年一元六角，全年三元，國內及日本無需寄費，國外另加半年四角，全年八角。股東預定全年二元六角，半年一元三角半。國外郵費照加。

廣 告 刊 例

特 別 從 廉

短期長期彩色均請臨時商議

智識階級的革命份子

團結起來！

我們在揹着三重的十字架奔走。

因為我們在熬受着，第一，封建勢力的餘焰；第二，產業落後的痛苦；第三，帝國主義的壓迫。

這種種反映在意德沃羅基上面就是：第一，封建思想的束縛；第二，意德沃羅基的落後；第三，全民族的頹廢化。

時代的車輪轉到了我們應該宣告摔壞這三重的十字架的時候。

農工大衆已經開始了自己的解放運動，已經就了各自的陣地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把一切的活動尖銳化起來，尤不能不把一切意德沃羅基的工作緊張起來——這是智識階級的革命份子應該担负起來的歷史的任務。

我們目前的階段應由經濟的及政治

的鬥爭，擴大到意德沃羅基的鬥爭。

農工大衆的長成——長成到他們能夠實現自己的解放，必須有文化的相當的成熟；爲這個目的，由封建思想的解放，意德沃羅基的注入，與全民族的奮興是絕對必要的。

他方面，對於壓迫階級（封建餘孽，資產者及帝國主義走狗的勾結）的意德沃羅基加以尖銳的一斧，這本身就是舊社會組織的部分的破壞。由上層建築對於下層建築的相互作用，我們更可以收到莫大的效果。

智識階級的革命份子應該是意德沃羅基戰線上的先鋒隊。我們如不能及時地奮發起來，這一定是我們的不可恕的過失。

我們站在階級意識之下，構成這部分的戰野！

智識階級的戰鬥的份子團結起來！



文化批判

第四號

目次

登頭寸額

智識階級的革命份子團結起來！	石厚生 (1)
請看中國的 Don Quixote 底亂舞	李初梨 (1)
關於精神的生產底一考察	朱銳我 (13)
辯證法的唯物論 (續)	李鐵聲譯 (29)
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着自己？	馮乃超 (52)
“除掉”魯迅的“除害”	彭康 (57)
最近國際治政形勢 (續)	馬公越譯 (65)
什麼是辯證法的唯物論？	洪濤 (84)
獄中詩兩首	君淦 (101)
弟兄這回兒不許優容 (詩)	白石 (107)
趨上前 (詩)	宛爾 (108)
悲劇的武士 (散文)	龔冰廬 (112)
支那人自殺了 (劇)	馮乃超 (123)

讀者底戰聲

文學的歷史任務	另境	俄國希臘教的今昔觀	周 隱
二十生辰	方璋德	這不是我們的世界	吳乃立
魯迅的開題	龍 秀		

讀者底迴聲

幾點意見一	何家槐	幾點意見二	吳 健
生活與思想	孤 鳳		
新辭源		同人 (152)	
編輯後記		編者 (161)	

請看我們中國的 Don Quixote 的亂舞

——答魯迅“醉眼中的朦朧”——

李 初 梨

中國革命的頂重要的特點，除了他內在的特殊性而外，是在牠抬頭于國際資本主義急激地沒落的今日；牠的目的，不得是社會的一部分的改良，而是全社會構成的變革。

所以，中國的革命，應當而且必然地，由政治經濟的鬥爭，擴大到意識的鬥爭。現實地，這種鬥爭已經開始了。

這種鬥爭的開始，在長夜漫漫，昏迷在有產者夢寐中的中國文壇裏面，的確是一個霹靂的‘突變’。

這一個‘突變’，遂使得許多人倉惶混亂，狼狽戰慄，虛構曲解，嘲罵中傷。

因此上，惹出了我們文壇的老騎士魯迅出來獻一場亂舞。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他這老態龍鍾的亂舞罷。

一 魯迅的社會認識的盲目

在中國革命的初期，因為牠內包的要素底複雜，所以牠反映到意識方面來的，只是一個混合型的革命文學。

然而經過國內布爾喬亞汜及小有產者智識階級相繼叛變底兩個階段以後，即中國普羅列塔利亞特的 Hegemonie 確在了的今日，革命文學當然被奧伏赫變（不是魯迅的‘除掉’）為普羅列塔利亞文學。這也可以說是一個文學上的方向轉換。

然而這一個方向轉換，決不能實行于前年或去年上期，這必然地應該實現于去年的年底或今年的新正。

因為在去年的八九月間，革命才入了牠第三的階段，在十冬月間，普羅列塔利亞特才把牠的政治的方向轉換完結。

這正是我們的 Don 魯迅在他那“‘醉眼’中的朦朧”開口第一句所說的‘舊歷和新歷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藝家們特別有着戟刺力，接連的兩個新正一過’，‘將全力用盡在偉大或尊嚴的名目上’的‘期刊便紛紛而出了’的原故。

然而因為我們的 Don 魯迅，對於社會認識完全盲目的原故，所以這種現象，在他看起來，却是一個從天而降的‘突變’！

可是，這一個‘突變’的青天霹靂，倒‘非同小可’，卻把我們‘遠颺的’，‘小心的’‘怕事的’魯迅的腦筋，震動得‘朦朧’起來。

所以他一篇‘醉眼中的朦朧’，結局是一片神經錯亂者的‘吶喊’。

你看他狂吠着‘他們先前在做什麼，爲什麼今年一齊動筆了？說起來怕話長。要而言之，就因爲先前可以不動筆，現在却只好來動筆，仍如舊日的無聊的文人，文人的無聊一模一樣’。

他這種‘突變’的說明，據我看來，恐怕不只是‘無聊’，還怕有些‘無知’。

正因爲他這‘無聊’而且‘無知’的原故，所以他說：‘可惜略遲了一點，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學’的旗子’。

這是一點不遲的！Don 魯迅！

他又說：

‘現在則已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銳利化，……’

這又豈獨是社會認識的盲目，明明是在故意的歪曲事實。

二 一篇‘朦朧’論，結局是一篇的“朦朧”

因爲魯迅對於社會認識的盲目，所以就發生了他那堂堂的一篇‘朦朧’論。

他說：

‘然而各種刊物，無論措辭怎樣不同，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有些朦朧。這朦朧的發祥地，由我看來，也還是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和他們已打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筆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氣，然而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鎚和鐮’

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維現在的主子，于是在這裏留着一點朦朧。和他們瓜葛已斷，或並無瓜葛，走向大眾去的，本可以毫無顧忌地說話了，但筆下即使雄糾糾，對大家顯英雄，曾忘却了他們的指揮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這裏也就留着一點朦朧。（他這‘朦朧’，簡直像夏天蒼蠅所帶着的病菌一樣，到處‘留着’——繁殖。）于是想要朦朧而終于透漏色彩的，想顯色彩而終于不免朦朧的，便都在同地同時出現。

你這一篇‘朦朧’論，是說人家立場的‘朦朧’呢，還是理論的‘朦朧’？或者是見着別人的造語的多樣性，你就硬給他‘留着一點朦朧’？

立場與理論的‘朦朧’這是不能容許的，然而用語的伸縮，是革命家應有的策略。

假若只能見着人家一個有伸縮性的用語，就‘朦朧’地‘吶喊’着，‘朦朧’起來，這只有對於革命運動是白痴的人，才能如此。

譬如你在你那‘醉眼’中的‘朦朧’的末後，張皇四顧地‘吶喊’着：

‘武器的藝術’（？）現在究竟落在誰的手裏了呢？只要尋得到，便知道中國的最近的將來。

我們的Don 魯迅，能夠說得出這樣一句漂亮的說，我們只有爲他拍手喝采，他不會說他是‘朦朧’。

然而要是照着他的筆法（這或許是‘豈明老人’所謂‘師爺派’的筆法，）這就未免有些‘朦朧’。而且這‘朦朧’的發祥地，正是‘夢中又害怕些什麼什麼，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維現在的主子。要‘豫致“革命的敬禮”’

不過魯迅又說：‘其實朦朧也不關怎樣緊要’！

一篇‘朦朧’論，結局是一篇的‘朦朧’。

三 同風車格鬥的 Don Quixote

——何謂武器的藝術——

馬克思在那黑格爾(Hegel)‘法律哲學批判’裏說：

‘不把普羅列塔利亞與伏赫變，哲學絕不能實現，沒有哲學的實現，普羅列塔利亞自身也不能與伏赫變’。

這兒所謂‘哲學的實現’，是指能夠實現的哲學——即辯證法的唯物論。

所以 普羅列塔利亞要解放他自身，非把他的哲學實現不可。

然而普羅列塔利亞要實現他的哲學，尤須首先把他自己從一切有產者意識的支配中解放。

不過，這普羅列塔利亞從一切有產者意識的解放過程，即同時是普羅列塔利亞解放過程中的激烈的意識爭鬥。而意識爭鬥的過程，正是普羅列塔利亞哲學的實現過程，——換言之，即普羅列塔利亞的現實的解放過程——之一部份。

這就是意識爭鬥的重要性及其實踐性。

而且在有產者意識事物化的現在，一切有產者的觀念形態，事實上已成了社會發展的障礙物，如果我們要企圖全社會構成的變革，這些障礙物，是須得粉碎的。

然而因為魯迅不能認識這種意識爭鬥的重要性及其實踐性的緣故，所以他說：

‘剝去和抗爭’也不過是‘咬文嚼字’，並非直接行動。

可是呀，‘這回可不能只是’直接行動‘便算完事了’。

所以，要粉碎這些障礙物的有產者觀念形態，當然要是一個能够粉碎牠的武器才可以。即以文藝方面而論，無產者文藝，不得僅是一個觀照的東西，應該是一種有破壞力的物力。因此我主張‘我們的作品，是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所演‘藝術的武器’，當然是指前一種觀照的東西，即以你這新偉大醉眼中的朦朧而論，這雖然不能說是‘藝術’，也可以說是你罵人的‘武器’。但是因為你的罵法，是基于你自己頭腦的昏亂，或事實的虛構曲解，毫無現實的意義，所以，這只得是一場‘王婆罵街’的亂罵，不得成為‘武器的藝術’。

但總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生拉活扯地，我們的Don 魯迅，硬把‘武器的藝術’與‘武器的批判’，作爲一樣的東西。

這或許是從前師爺們過考試做八股的搭題。把‘子曰學’拉到‘孟子見’，這樣地拉慣了的緣故。

又或許是‘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我們的Don 魯迅，不知在什麼地方，看過某刊物上有了一句‘××是一種藝術’的話，而且這句話又‘不知怎樣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這位’Don Quixote 的‘記憶中樞’，從此一架風車，就變成了一個巨人（giant），‘武器的藝術’也就變成Don 魯迅的醉眼朦朧中的敵人了。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同風車格鬥的Don Quixote 的狂態罷。

我們的Don Quixote 魯迅說：

‘創造派‘爲革命而文學’，所以仍舊要文學。（不錯——梨）因為將‘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一到‘武器的藝術’（這是你醉眼朦朧中的風車呀！——梨）的時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

時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變成同意者，反對者變成徘徊者’了。

他舉起鏽爛了的青龍刀，照着風車就是一下，好不利害！

‘但即刻又有一點不小問題：為什麼不就到‘武器的藝術’呢？’

這正是揚鞭大叫，來得報名。可惜風車不會答話。

‘這也很像有產者差來的蘇秦遊說。’（正是——梨）但當現在‘無產者未曾從有產者意識解放以前’，這問題（這問題結局是頭腦混亂的問題。——梨）是總須起來的，不盡是資產階級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計。因為這極澈底而勇猛的主張，同時即含有可疑的（可疑的只是一架風車，是不是一個巨人？——梨）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這樣：因為那邊正有‘武器的藝術’，所以這邊只能“藝術的武器”。

你看他喘氣吁吁，大汗淋漓地，這邊一釘，那邊一打，這是多麼勇敢啦！

‘這藝術的武器，實在不過是不得已，是從無抵抗的幻影脫出，墜入紙戰鬥的新夢裏去了。（這只有不認識意識爭鬥的重要性及實踐性的盲人，才說得出這樣的瞎語。——梨）但革命的藝術家，也只能以此維持自己的勇氣，他只能這樣。（勇敢勇敢！——梨）倘他犧牲了他的藝術，去使理論成為事實，就要怕不成其為革命的藝術家。（‘我並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這是誰放的屁？——梨）因此必然的應該坐在無產階級的陣營中，等待‘武器的鐵和火出現。’（這是‘坐在黑房裏，續鈔「小談舊聞鈔」’的人，才是這樣。——梨）這出現之際，同時拿出‘武器的藝術’來。倘那時鐵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個閑暇，能靜聽他們自叙的功勳，那也就成為一樣的戰士了。’

這真是烏天黑地，飛沙走石的一場大混戰。不過你身傍的山差（Don Quixote 的僕人——梨）應該向你說：

Don 魯迅呀！這不是一個巨人，是一架風車！

四 我們這勇敢的騎士

原來是一個戰戰兢兢的恐怖病者

在上面‘雄糾糾，對大家顯’了一場‘英雄’的我們的勇敢的騎士，在這兒他却又長吁短嘆，珠淚兩行地嗚咽起來：

‘我們的批判者才將創造社的功業寫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獲得大眾’的時候。便已夢想‘十萬兩無煙火藥’，並且似乎要將我擠進‘資產階級’去，因為‘有閒就是有钱云’；我倒頗也覺得危險了。後來看見李初梨說：‘我以爲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不過我們先要審察他們的動機。……’這才有些放心。但可慮的是對於我仍然要問階級；‘有閒便是有钱’；倘使無錢，該是第四階級，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了罷，但我知道那時又要問「動機」’。

你看他時而‘覺得危險’時而‘才有些放心’，時而又‘可慮’。他還有什麼‘因為恐怖’跑過去了。又‘怕的只是成仿吾們真像符拉特彌爾伊力支一般，居然‘獲得大眾’。

怪可憐的，他恐怖得成這個樣子！假若這恐怖病再深沉起來，一朝一日，他身上有了什麼好歹，這真是千不是萬不是，是成仿吾李初梨的不是了。你成仿吾李初梨勸，‘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改

悔’，你們以後切不可提及‘有閑’或‘階級’兩個字了。

不過我應該在此地聲明，而且請魯迅安心，我絲毫沒有要請查魯迅的階級的意思。我向甘人君問魯迅的階級，只是爲指摘他（甘人）論理的不一貫——他論理過程中的Cunning；至于魯迅的階級如何，當然有他的作品替他表明，無須我來盤問。甘人君的原文如下：

‘無奈文藝須完全是真情的流露，一有使命，便是假的，以第一第二階級的人，寫第四階級的文學，與住在瘡痍滿目的中國社會裏，製作唯美派的詩歌，描寫浪漫的生活一樣的虛偽。魯迅從來不說他要革命，也不要寫無產階級的文學，也不對人家寫，然而他曾誠實地發表過我們人民的苦痛，爲他們呼冤，他的是淚裏面有着血的文學，所以是我們時代的作者’。

他在前面說得有條有理，‘以第一第二階級的人，寫第四階級的文學’，是‘虛偽’的；這在他，對於文學與作者，似乎已有了明白的階級的區別。然而他一提到魯迅的大名，‘級階’這兩個字，就煙消雲散，‘逃之夭夭’了；結局只籠統地以一個‘時代’了之。這是他論理上的Cunning。在甘人君，魯迅的‘文學’當然不是‘虛偽’的‘文學’，然而依甘人君的說法，不‘虛偽’的‘文學’只有是某一階級的人所寫的自己階級的‘文學’，那麼，魯迅的階級就成爲問題。所以‘我要問甘人君，魯迅究竟是第幾階級的人，他寫的又是第幾階級的文學？他所曾誠實地發表過的，又是第幾階級的人民的痛苦？‘我們的時代’，又是第幾階級的時代？我的本意，只不過爲提醒甘人君的論理的健忘，並不是一看見‘以趣味爲中心’的可惡的‘語絲派’的人名就不免

曲折，仍舊‘要問甘人君，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

關於這一點，‘戰線’第一期上有一段弱水君的文章，他說：

‘他（李初梨）問甘人君問魯迅的階級，大是辭費，魯迅到底是怎樣，我們只要從他近來作品中去批評，我們只能先研究作品的價值用以詳斷作者的地位，我們不能先定了作者的地位再來評判作品的價值’。

這完全是弱水君的誤解。

好，話已說明，從此魯迅可以‘放心’‘無需’‘恐怖’，也不必‘可慮’，‘仍然要問階級’了。

可是我們診斷魯迅害了這恐怖病的原因，（魯迅自己就是一個醫生，本來自己可以診斷自己的病源，不過現在頭腦有些‘朦朧’不中用了。）倒不僅是李初梨問了一句階級。據我們看來，一方面是他在‘夢中又害怕鐵鎚和鐮刀’，一方面又要想‘照舊講趣味’，‘續鈔小說舊聞鈔’。正是：

‘一個胸兒，兩心居住。’

這是多麼深重的浮士德的煩悶嚟！

‘嗚呼！小資產階級原有兩個靈魂。……’

五 魯迅在階級對立間所演的腳色

魯迅說：‘倘使那時不說‘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遲滯是語絲派之所為，給人家掃地也還可以得到半塊麵包吃，我便將于八時

的工作之暇，坐在黑房裏，續鈔我的‘小說舊聞鈔’，有幾國的文藝也還是要談的，因為我喜歡。’

這樣崇高而又可憐的心願，的確可以博得天下許多善男信女的一掬同情之淚，然而我們却不能因此看過了他社會的根據及其實踐的要求。

在這兒我們可以看出魯迅在這階級對立間，取了一個中立(?)的態度，也‘不革命’，也不‘反革命’，但他所‘喜歡’的，無論是誰，是動也不許動的。

這種人謂之曰小有產者，這種要求，謂之曰小有產者的要求。

但是在階級對立間，曾有一個也‘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中立’麼？我們再看魯迅的下落，就可以明瞭。因為：他有如上的要求，所以必然地主張：

‘剝去和抗爭’也不過是‘咬文嚼字’，並非‘直接行動’。我並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這藝術的武器(應作武器的藝術——梨)實在不過是不得已，是從無抵抗的幻影脫出，墜入紙戰鬥的新夢裏去了。’

他在這裏一方面，積極地，抹殺並拒抗普羅列塔列亞特的意識爭鬥，他方面，消極地，固執着構成有產者社會之一部份的上部構造的現狀維持，為布魯喬亞充當了一條忠實的看家狗！

而且他把成仿吾的‘以明瞭的意識努力你的工作，驅逐資產階級的“意德沃羅基”在大家中的流毒與影響，獲得大眾，不斷地給他們以勇氣，維持他們的自信！’一句話，巧妙地造成一個煽動的句

子說：

“成做吾……拉‘大衆’來作‘給與’和‘維持’的材料，……”

這與反動者流說着普羅列塔利亞的前衛，犧牲‘大衆’利用‘大衆’來作他們爭權奪利的‘材料’，如出一轍！

所以，魯迅，

對於布魯喬亞犯是一個最良的代言人；

對於普羅列塔利亞是一個最惡的煽動家！

四月十日

真正的革命家常常挫折於此——他們大言革命，以革命爲唯一的偶像，却忘了頭腦，不能冷靜地，沈著地去估量，追跡及吟味：在什麼瞬息，什麼狀態及什麼行動領域裏應該革命地去行動；在什麼瞬息，什麼狀態及什麼行動領域裏應該改良地去行動。